



贫果

爱与尊严的终极取舍，三盅“都市丛林五部曲”收官之作。

上海作家协会签约作品，年度重点扶持出版物，
茅盾文学奖得主金宇澄、《收获》主编程永新 联袂推荐。

三盅◎著

都市丛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时代光华
Times Bright Culture

贫果

繁花落尽结贫果，回望来路爱永驻



三 盅◎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时代光华
Times Bright Creative Succ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贫果 / 三盅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220-10072-7

I. ①贫… II. ①三… III. ①都市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5455号

PINGUO

贫果

三盅 著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刘姣娇
赵 洋
回归线视觉传达
刘伊娜
张 辉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刘伊娜
北京晨旭印刷厂
145mm × 210mm
13
270 千字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0072-7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目 录

引 子 / 001

【上卷】为爱而战

1. 现实如春蟹 / 006
2. 春蟹也是蟹 / 017
3. 惊艳的邂逅 / 028
4. 同一屋檐下的尴尬 / 040
5. 妒意为媒 / 051
6. 以讹传讹的“驸马爷” / 061
7. “履历门”危机 / 074
8. “备胎”遭遇“正胎” / 086
9. 第二次被征服 / 096
10. “云情人”的纯真年代 / 106

- 11. 女人心有两扇门 / 113
- 12. 一个“备胎”的自我修养 / 125
- 13. 情场如马场 / 134
- 14. 不同世界里的傲慢与偏见 / 142
- 15. 两个惺惺相惜的“备胎” / 150
- 16. 僵持的艺术 / 159
- 17. 消化与转化 / 167
- 18. 花家的花花肠子 / 176
- 19. 老同学雪中“借”炭 / 184
- 20. 酒的意义在于醉 / 193
- 21. 千金急了也私奔 / 202

【下卷】尊严的价值

- 22. 身在他乡心为客 / 216
- 23. 幸福的模样 / 227
- 24. 惊世骇俗的“睡美人”业务 / 237
- 25. 玫瑰与刺猬 / 250
- 26. 错位的原点 / 258
- 27. 一场鸳梦两头冷暖 / 267
- 28. 明知是一场鸿门宴 / 276
- 29. 猫可以变老虎 / 285

- 30. 三人成虎，真爱不设防 / 293
- 31. 盗案疑云 / 304
- 32. 困兽之斗 / 314
- 33. 棋子间的战争 / 323
- 34. 从患难同盟到复仇联盟 / 333
- 35. 此债已非情债 / 345
- 36. 完美的逆袭 / 354
- 37. 喜欢自设圈套的女人 / 365
- 38. 打蛇打七寸 / 373
- 39. 等不来的火山喷发 / 382
- 40. 爱恨情仇，归去来兮 / 390
- 41. 退潮方现裸泳人 / 397
- 42. “贫果”虽苦，爱却永恒 / 401

引子

人群中，李思达看见了夏尊，他端着酒杯正与一对夫妻交谈。他还看见了花想红，她正挽着刘三妹坐在客厅中央的沙发上，对面坐着一位与刘三妹年纪相仿雍容华贵的妇人，面目姣好，不输给刘三妹。贵妇边品尝着面前的一小碟点心，边与花家母女聊天。

李思达没敢去大厅的中央区域，只在边边角角里溜达。

尽管眼前的一切并不似先前设想的那么凶险，甚而是典型的上流社交氛围，一片祥和，可他沉下心来细细品味，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最令他不安的是，夏尊看似宽厚大度的笑容，总掩不住那深邃得近乎诡谲的目光。

回想自他踏进这户人家，便一点点放下戒心，一层层被剥去盔甲，最后竟毫无抵抗地任人摆布，这实在非同寻常。他甚

至产生了错觉，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强大而可怕的“磁场”，其中暗藏着一股神秘力量，使他如同被催眠，长达几个小时说不出一个“不”字……

想着想着，李思达的心里禁不住再次战栗。

在大客厅的一隅，他撞见一位客人正俯身撷着夏尊的那只小喵喵，似在跟边上的人卖弄：“雨果说，人们在家里养猫，是为了便于随手可以抚摸老虎。”

李思达有口无心地接茬，冷不丁儿却道出了自己的心声：“雨果还说，猫可以变老虎，侍从也会杀人。”

那位客人抬头望他，笑容一时间僵住了，手一松，放走了小喵喵。那两三人的小圈子也因此在他眼前迅速消散，化入人群。

这便是李思达在这场 party（聚会）上说过的唯一一句话。他无趣地在人丛中再次搜寻花想红的身影，却恰巧与远处的她四目对接。这便是李思达最后一次见到花想红，这场 2008 年的圣诞 party 之后，李思达稀里糊涂地被捕了。

2010 年圣诞节，李思达刑满释放，这一年他 30 岁。他身着单衣从监狱大门里走出来，来不及仪式性地额前搭檐抬头望天、大口呼吸自由空气，便一眼与不远处程玫儿的眼光对接上了，她这是包了辆出租车来接他。这个现如今已学会巧借两侧鬓发遮出锥子脸效果的女孩，李思达一时间不知该拿她当亲人还是仇人。

进了市区，车窗外热闹起来。从背影上看，小姑娘们一个两个都虎背熊腰的，过马路的，就像跑偏掉沟里的保龄球；缩

颈溜墙根的，则形同轮盘赌上的象牙球。横看成丸侧成球，远近长宽皆相同——球的背影还是球，恨不见记忆中满大街的“贝多芬”。看来今年上海这是提早进入严冬了。

出租车的后排座上，程玫儿麻利地为李思达披上一件黑色呢子大衣，殷勤地掖拢他大衣的前襟，然后捧起他冰凉的双手，搓一搓，哈上几口暖气，却仍旧一言不发。

回到一室一厅的租屋里。

“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南方，室内冰凉。”这是李思达出狱后的第一句玩笑话。

下厨忙开的程玫儿听后眉展心舒，当下松了一大口气，“阎王爷都收不走你的幽默，呵呵。”可他那如霜的一头花白头发，配合形销骨立的身形，在她心尖狠狠地揪了一把。

程玫儿一早便将唯一的卧室腾出来给李思达。李思达清晰地记得，直到被警方带走那天，他在这间租屋里睡过两个月的客厅。关上门，他坐在毛了边的米白色帆布躺椅上，梳理起这两年间心头的恩恩怨怨，毕竟，此番终于有机会回来找他们算账。

两年来，李思达渐渐开始信因果，他将自己的遭遇归结为因贫穷而结出的恶果。可他信因果，却不懂得如何推演因果，尤其令他迟迟难以解开的一个死结是：像程玫儿这样一个曾经得到过他莫大恩惠的单纯女孩，为何在关键时刻也会出卖他？不对，那应该是一种“背叛”！

他了然当年“出卖”与“背叛”分别作用在他身上时理应被严格区分，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倘若他果真作奸犯科，那么业力所致，程玫儿当年的证词也许只不过是基于事实的情

感出卖；可假使他是清白的，那她的证词便是昭然若揭的道义背叛、无中生有的险恶诬蔑！那是克伦威尔对费尔法克斯的背叛，也是费尔法克斯对革命和友谊的背叛。

可她为何要那么做呢？李思达还没有足够的勇气首先从程玫儿身上寻找真相，因为她毕竟曾经是他最亲近的人，同时也是他眼下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真相之所以离人们很遥远，不是它善于与人捉迷藏，而是它太恶心，人们往往能够看见它，却不愿相信它，更不愿亲近它。

令李思达欣慰的是，他的最爱——花想红，此番终于能够听他亲口解释，他也终于有机会向那个难以战胜的强大情敌——夏尊，讨还公道。可这一切，自他出狱这天起，似乎突然变得不那么紧迫了，而且越来越不紧迫。他犹如被施了催眠术，或是成了渐冻人，正一点点失去行动力。

这个故事要从两年前说起……

上卷 为爱而战

1.现实如春蟹

2008年7月，李思达28岁生日刚过完没多久，他这间租屋便迎来了一位身份特殊的“客人”。这人便是程玫儿，贵州一户农民家的女儿，也是李思达的母校武汉大学的跨届校友。因为她是贫困生，所以有缘成为李思达的资助对象，也是他唯一的资助对象。

李思达对程玫儿的资助是从2005年秋季开始的，正值程玫儿大一升大二。

那年，离校有年的李思达受邀参加武大的校庆，在母校与两位昔日同窗偶然相遇。老同学久别重逢，煮酒论英雄势在难免。开怀畅饮间，李思达得知那两人与他相似，或早或晚地选择了去上海发展事业。面对这种不谋而合，李思达给出的理由最为充分。

“其实说白了，理想不就是离乡吗？离乡去哪儿？北京拼的是背景，我早就输在起跑线上了，上海是商海，来碰碰运气也还算明智吧？想必二位也是。”

同窗加同城，此类相聚，虽不似“冤家路窄”那样夸张，可口味寡淡的家常联谊远不及辛鲜麻辣的同门攀比来得酣畅淋漓，这是不争的事实。那种快感，好比十年一度的华山论剑，

同样惊险刺激，任你三十年河东还是河西，酒走一圈便可分出高下。

这一攀比，就攀比到“回馈母校”这个焦点上来，这也许是当下展示各自实力最完美无痕的表现手法。说到底，无论是为了报恩而狂秀肌肉，还是为了狂秀肌肉而报恩，都还算是健康可爱的。

李思达自然也不甘示弱，当下表示正有此意。第二天，他与那两人结伴，与学生会帮扶结对活动的联络小组取得联系，在一叠名单里相中了经济条件最糟糕的程玫儿。

最终，李思达虽在资助人数上不比那两位，但有幸选中你最急需的资助对象，其意义也相当非凡。装×有时也未见得就是坏事，正如李思达平日无心哼唱的那首被改了词的老歌：只要人人都装出一点×，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李思达当场签下一份贫困生资助协议，承诺资助程玫儿三年共六个学期，每学期的资助金额为6000元。这在2005年算得上一项慷慨的善举，只因那时李思达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可他当时没有计划与程玫儿见上一面再走，甚至连权衡那样做的必要性都省略了，校庆一结束便匆匆返沪。

此后，李思达每学期都会收到一封校方寄来的成绩单。他与程玫儿也同步保持着书信往来。他的书信，多是些礼节性鼓励的话语，催她上进。程玫儿对恩人自然是感激不尽，每每总要长篇累牍地表达那样一种味同嚼蜡的单一情感，其间少不了还要点缀些“学成后报效祖国”一类足以铭碑的励志豪言。直到程玫儿毕业，三年间共六个来回。

尽管李思达这种小人物对资助生将来是否真会报效祖国并不十分关心，也从未奢望能得到她任何意义上的回报，这是他善良的一面，至少保全了做人的本分，可他无论如何也难以设想，因果循环有时也会离谱地跑偏，终有一天，曾经对他感激涕零的人也会在他胸口插上令人绝望的一刀。

作为一个新上海人，李思达曾经小有成就。他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来上海之初，曾就职于一家报社，第二年便跳到了房地产行业，一干就是五年。起先他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搞企业宣传，一年后这家公司成立了一个有关地产广告的子公司，由他负责，管理着十几人的小团队。

到了第三年，他们的业务独立出来，拓展到全行业，并独立创办了上海市第一本房地产期刊。后来他又与高校联合，挂着房产经济学会的招牌创办了一本房产金融学术杂志，吸引了很多投资，也拉来了大量的广告，为母公司挣了不少钱。李思达本人也因此有资格认购了母公司一定份额的原始股。

2007年，母公司在A股上市，李思达一夜之间跨入了“百万富翁”行列，新股上市15个交易日内浮盈500万。母公司的老总，也就是李思达的大老板赵浮云，更是坐拥近8亿股票资产收益。

春风得意之时，李思达交往的都是上层名流。他与海外投资商谈过合作，跟大开发商打过高尔夫，也曾频繁出入高级会所，与同行精英交际，与售楼小姐逢场作戏。但喧闹繁华过后，他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租屋里睡觉，而且睡前唯一不会缺席的一件事便是读书，他只读文学，那能让他的心安静下来。

很显然，这个阶段，李思达手头的现金不足以买房。曾有

温州炒房团的女业主通过开发商认识了李思达，见他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开价一套内环内三居室，想长期包养他。那女人四十出头，早年死了老公，手里有 39 套内环内公寓的房本，和 16 套内外环间大户型的钥匙。

李思达起初把那女人当朋友交往，当对方提出了如此龌龊的交换条件后，他甩下了两句话，便再也没和那女人通过一个电话。

他反问那女人：“你觉得我是缺女人呢，还是缺房子？”

女业主说：“当然是缺房子，我知道你住在哪儿。”

他又反问那女人：“那你觉得我是缺一套房子，还是缺 55 套房子？”

女业主愣了半天，明白过来，恼怒地说：“别不识好歹，你顶多就值一套房子！”

李思达牢牢记住了这句令他每每想起都会备感耻辱的话：“我顶多就值一套房子？”可他不会想到，未来的某一天，当他再次想起时，这句话竟然完全变了味，变成了，“唉，我好歹也值一套内环内的房子。”

李思达的原始股进入流通领域发生在股改之后，属于“小非”，一年内限售。不过即使不限售，他也坚定不卖，因为大多数人都抱定了三年不卖的想法。与他份额相近的人甚至都在憧憬着成为千万富翁的那一天。

可他怎能想到，根本不需要三年，仅仅一年多，他的持股金额已缩水到不足 80 万。2007 年到 2008 年，那是一场全球性的世纪股灾，而 A 股在那场全球高台跳水中，又是人类历史上

最为惨烈的悬崖跳水表演。

李思达很清楚，要想在上海立稳脚跟，尤其是在上海的地产圈立足，他最起码要有一套中环以内的房子，面积还不能低于100平方米。那时的中环，基本上等同于上海的全市均价，可即使他全部抛空股票，80万连半套房子也买不到。

在经历了A股惊心动魄的大波浪之后，全民疯狂炒股演变为全民谈股色变。而此时的李思达非但没有理智地止损，反而渐渐爱上了这个令人血脉贲张的刺激游戏。

2008年4月，他孤注一掷去抄底，新老资金一起参与搏杀，此时的李思达已经红了眼，欲罢不能。他从小并未吃过多少苦头，一向不信邪、不服输，哪怕是在这样一场血淋淋的金钱游戏之中。

到了7月，也就是程玫儿站在他门口的这一天，他已经彻底绝望了。A股持续下跌，深不见底，他的持股金额只剩40多万，而他的银行账户，也只剩下10万余元。

恰逢此时，他又遇上家乡的死党赵勇找他借钱，这一借，又借去他存款的一半。他在心里算过一笔账，假如解禁当天立即抛空，他如今至少已经拥有两套中环内的房子了，而且都是百平米以上的面积。不过想必他的老板更有资格捶胸顿足，赵浮云属于“大非”，禁售限售的规定更严格，据说至今都未出手。

李思达对程玫儿的资助，到了第三年，也就是程玫儿大四这年。金融危机波及房地产市场，由他一手创办的期刊停了，公司业务也一路下滑，入不敷出，他终于被母公司扫地出门。

此后的李思达，除了在一家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公司打过一阵子短工之外，整个一年几乎都处于失业状态。存款也基本耗

尽了，最困难时几乎付不起房租。

可他不仅没回长沙老家，还没中断对程玫儿的资助，倒不是忌惮曾经签下的协议，而是他觉得，那样做的话就等于彻底认输了。他发狠似的咬着牙跟自己说：就算死也要死在上海！这辈子大概只会做这么一件正儿八经的善事，如今只做到三分之二就放弃，成何体统？

这不，一晃三年，如今刚毕业的程玫儿来上海找恩公了，正赶在苦苦支撑的恩公最为潦倒的人生阶段。

按照程玫儿三年来的想象，恩公理应是位足以配得上“显赫、成功、辉煌”等一系列华丽词语的爱心大叔，最低限度不会辱没武大的招牌。她早有耳闻，李思达曾是当年武大的“风云人物”，而今又无可辩驳地拥有着资助贫困大学生的经济实力。

其实呢？当年李思达曾是个要求进步、善于经营关系的学生干部，上海话叫“头子活络”，否则校庆时也断不会有人念及邀他。可谈及“风云人物”，那便言过其实了，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拿不出点特殊贡献，最终都是“浮云人物”。

涉世未深的程玫儿来不及懂得，现实就像惊蛰后的春蟹，撬开幻想之壳，里面只有满满的失望。而且更要命的是，她此番来访，真心是拿李思达当“贵人”来投奔了，寻求深一步援助的念头压倒了一切。当然，“特别想与恩人见上一面”是必要且合情合理的“荫头”。这是她跟舍友们讲的原话，也是真心话，也因此又得到一张额外捐赠的火车票。

开门看见程玫儿的第一眼令李思达永生难忘，因为这也许是他这些年见过的与这座城市最格格不入的人了。为了给恩人